



陈家祠

彤子 —— 著

巧夺天工的岭南建筑典范
盛极一时的家族符号
一座巍峨书院的前世今生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陈家祠

彤子 ——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陈家祠 / 彤子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5. 11
(广东原创文学精品书系)
ISBN 978-7-5360-7744-7

I. ①陈… II. ①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8819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李 谓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陈诗泳
封面设计: 刘绮琪

书 名	陈家祠 CHENJIACI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9.25 1 插页
字 数	240,000 字
版 次	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eph.com.cn>

目录

- 第一回 陈孝廉羊城求学问 解元郎侧门遭羞辱 / 1
- 第二回 老华侨叶落还思根 贤内助铸箱送夫行 / 12
- 第三回 苦鸳鸯死里得逃命 荒山洞生情定终身 / 20
- 第四回 金山客荣耀归故里 留日郎收养遗孤女 / 35
- 第五回 众善人议事陈公馆 弱宛湘惨遭酷鞭刑 / 47
- 第六回 贤丈夫培道求职位 细夫人受伤住博济 / 67
- 第七回 愚忠仆广雅争高下 智院长巧妙调纠纷 / 77
- 第八回 昔同窗登门寻学友 远游子追悔返家园 / 86
- 第九回 名堪輿连元定吉地 慈司机长街救罪妇 / 99
- 第十回 知府爷缓审弑叔妇 老公使拜访张总督 / 110
- 第十一回 定章程议事西花厅 绘图志公使定乾坤 / 123
- 第十二回 俏丫鬟雨巷追良缘 智少爷初研浅水轮 / 136
- 第十三回 购吉地简塾遇阻碍 二老爷妙计平风波 / 155
- 第十四回 洋博士登门请能匠 俊江丹妙计降英才 / 169
- 第十五回 建业勇建百粤冠祠 潮安痴望碧海情波 / 183

- 第十六回 建庙堂催归飘零燕 筹主银邂逅南飞雁 / 204
- 第十七回 冰玉堂内香魂散尽 姑婆屋里七姐焚香 / 217
- 第十八回 涉万水海南求巨木 寻四方巧匠识名工 / 233
- 第十九回 陈志尧高中探花郎 石九指罢锤石鱼旁 / 246
- 第二十回 终建成群贤贺名祠 胡不归碧海成一梦 / 268

第一回 陈孝廉羊城求学问 解元郎侧门遭羞辱

话说，陈志尧踟蹰在广雅书院外，对着出墙而来的桂树枝头长叹一声，再长叹一声。

但见太阳西下，暗红的晚霞隐在黛色的云层内，折射出层次不同的蓝褐色。恐怕，这几日，还会下几场淅淅沥沥的雨。广东的春天甚是烦人，暮春已过，粉末般的细雨还在连绵不绝地下着，空气依然浓湿稠密，阴冷刺骨。

仆人陈忠焦急地望着老爷，老爷身材挺拔，裹在做工精良的长袍里，外披一件绸面罩衣，更显修长。陈忠觉得老爷还是穿中式长袍俊朗，连皱眉长叹时也觉儒雅隽秀。跟在陈忠身后的是两个挑着行李的挑夫，挑夫是在码头找的，五文钱一个，便宜。行李用笼箱装着，其中一个笼箱里放着一套深蓝色的西服，这是慧心太太给老爷做的。太太受洋教堂的神父影响，也不知道洋教堂里的神父给太太施了什么法，在额头两肩点两点，念声“愿主保佑”和“阿门”，太太就对他们服服帖帖了，比家里后院的大狗阿黄还听教训。当然了，不能将太太和大狗阿黄比较，陈忠自抽一下嘴巴，虽然没叽咕出声，但臆想都是罪过，下人哪能亵渎主人呢？不过，陈忠仍是想不通，太太为什么非要给老爷置这身洋行头？那天陈忠跟着太太去益昌祥布庄订做这套西服，价钱可贵了，“丢！”陈忠心里骂，“我一年唔饮唔食都剩唔到

一只裤脚。”

陈志尧转过身来，问：“好好的，为什么自己打自己？”陈忠抚脸，笑着说：“有蚊子，老爷！”陈志尧“哦”了一声，又背手转身望着书院用青砖砌起的围墙，青灰色波状起伏的墙瓦，圆拱的侧门，还有隐在围墙里面绿荫之下翘起的檐角。

陈忠眼珠跟着老爷的身影，转了一圈，思想又一次游离。老爷现在穿的这身长袍褂子衬着油光水滑的辫子，多好看啊！那哪是洋鬼子西服能比的？陈忠咂咂嘴，用神情表达了一下对西服的藐视。梳中国男人的长辫子，穿洋鬼子的西服，不伦不类，怎么看都碍眼。陈忠特地将那套天价的西服塞在笼箱的最下层，管它呢！要不是在太太眼皮下收拾，他才不会将这西服放在笼箱里。老爷是要高中的，这么俊俏的身段儿，到时配上官袍顶戴，肯定更英姿勃发，何时轮得到这套西服出场？想到老爷高中的模样，陈忠就有点得意了，美滋滋的，大嘴往上咧开，偏黄的板牙露在空气里，吸着气。

也难怪陈忠得意，前几年，老爷会试头名中了解元，那个热闹啊！莞城全城轰动，老百姓们到了中堂镇，都要绕到凤涌来，将陈府门口堵得水泄不通，都要亲睹一下老爷的风采。那些个没志气的，想沾沾运气，就不仅仅是目睹一下举人的英伟了，他们还要在陈府的门上墙上摸一把，沾点举人的才气，才肯心满意足地离开。人是奇怪的动物，没人摸时，众人目睹过举人之后，啧啧称赞过后也就离去了，但有第一个人摸了门把后，就有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原本只想着过来一睹举人风采的，都去摸门把了。更有睹过风采的，听了摸了门把回去的人扬扬得意的演说，甚是妒忌，忍不住又再去一次凤涌，非得在门把上摸上一圈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摸门把，害处不大，最多扯脱把子罢了，老爷太太仁慈，即使半夜被前来摸门把的人闹得烦心，也不生气，只可怜陈忠隔天就要换门把，不胜其烦。

没承想，一旦遭遇仁慈，人的贪欲就膨胀了，更有贪婪不得满足者，觉得摸门把不足以成为孝廉，竟悄悄掀去陈府围墙的瓦片，渐

渐，发觉的人多了，人们又效仿掀瓦拆墙。开始不过是偷着掀，丢一块两块瓦片，陈忠带着仆人绕着围墙兜转，发现被掀了瓦的围墙，便叫泥水匠过来拾掇了事。没承想，人心没有满足的，竟掀出瘾头来了，来掀瓦的人越发多起来。一件事情，多人去做就麻烦了，人都有从众心理，认为法不责众，便猖獗起来，光天化日也敢群起掀瓦，瓦被掀得多了，墙也受到牵连，人众力推，墙哪有不倒之理？于是，墙被掀光了墙头瓦，继而被推倒。

墙倒了，老爷再好的涵养，也坐不住了，一边让陈忠率领家丁日夜巡逻，一边报与莞城知县。陈忠和家丁们牵着大狗阿黄，每天围着陈府围墙兜转，转得头发昏、腿发软，那些该死的掀瓦人，还厚颜无耻地向他们扔石头，骂他们是狗腿子。陈忠火冲脑门，亦不记得老爷平日要怜悯苍生厚对百姓之类的教诲，放开了阿黄的绳子。阿黄“汪汪”两声，后腿用力一蹬，健硕的身子竖起来，鼻息一喷，若脱弦之箭，“嗖”的一声，扑了出去……那回，阿黄咬伤了四个人，陈忠被老爷罚打了四十大板。要不是太太慈悲，那声“愿主保佑，阿门！”真的好用，陈忠的屁股肯定“花开富贵”了。

那天，陈忠被几个家丁压在地上，裤子一脱，大棍就要落下。陈忠觉得委屈极了，他不过是为了保家护院，为陈府好啊！犯得着真的大棍伺候吗？就在大棍要落下时，太太的贴身丫鬟翘儿突然探头进来，向他眨眨眼睛。陈忠何等聪明，翘儿早不出现晚不出现，偏偏在他光着屁股挨棍子的时候出现，肯定是有救他的法子。也不知是不是神父口中的“主”真的在举头三尺处望着呢，陈忠情急之下，竟然大声地喊：“愿主保佑，阿门！”

负责刑罚的陈义一棍子敲在他肉墩墩的屁股上，假腔假调地说：“忠哥，你鬼叫个什么事啊？唔是我手狠，老爷要我打的啊！对唔住了！”一棍子吃在屁股上，痛得陈忠全身发麻，一阵尿意冲了上来，“呜”的一声，大叫：“愿主保佑，阿门！”

当陈义举起大棍准备抽落第二下时，刑罚房的大门被人推开了，

翘儿扶着太太走了进来。

“住手。”太太轻轻的一声，陈忠顿时觉得四周都阳光灿烂，所有光芒都集中在进门来的太太和翘儿身上，她们才是菩萨才是观音娘娘，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啊！

陈忠的屁股终于免了一劫，但死罪能免，活罪难饶。老爷听了太太的劝，答应不拿陈忠的屁股开罚，但却要陈忠独力将所有墙瓦都修缮好。陈忠真是苦不堪言，他从小在陈府长大，他的父亲陈大礼当年服侍太老爷陈漱理，太过忠心耿耿，差点成了老光棍。好在陈漱理有良心，在陈大礼老成棍之前，给他物识了一个贤惠女子，所以才有了陈忠的出生。陈大礼从此对陈府更是死心塌地，他不仅死心塌地，更从小就灌输死心塌地的思想给陈忠。所以，尽管陈忠比陈志尧迟生了十多年，但陈忠从会走路后，就如尾巴般跟随在陈志尧身后。陈志尧为人宽厚淳良，既敬陈大礼，亦厚陈忠。因此，陈忠自小只需要做好跟班的工作就行了，搬的、扛的、抬的，几乎不需要他来操办。陈忠自然也被娇惯得细皮嫩肉的，哪晓得修墙补瓦啊？

陈忠砌着青砖，举着满是泥灰的脸，望着越来越刺眼的太阳，心里诅咒那些掀瓦的人：“真是无哪出就搞哪出，如果摸摸门把掀块瓦就可以中举人的话，那我从小就在举人身边长大，老太爷和老爷都是孝廉，我在娘胎里就和大小两孝廉亲密接触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都是孝廉家的，不还是一个小小的仆人？难道还能变身成举人不成？人的出生已定了今后的命运了，孝廉的儿子还是孝廉，仆人的儿女还是仆人的命，人啊！吃多少穿多少是有定数的，要认命。”

陈忠叽咕着，又狠狠地将墙瓦一片片贴在墙头上。太阳快要落山时，墙瓦也快贴好了，陈忠用满是泥灰的手抹一把脸，举头往里面一望，老爷的书斋“瓜庐”掩映在树荫里面，“瓜庐”二字清晰可见。陈忠又抬手抹了一把额头，真想不明白，起什么名字不好？老爷为什么要将好好的一个书斋叫作“瓜庐”呢？“瓜庐！瓜庐！”生端端的一个“瓜”，有什么好？在陈忠的意识里，“瓜”用在人的身上是傻

瓜，用在物身上就是冬瓜、黄瓜、南瓜、西瓜。总之，就是不起眼不值钱不高雅不稀罕的，这可是与老爷孝廉的身份不符啊！

陈忠干脆坐在墙头上，荡着脚看墙内风景。“瓜庐”的门开着，那个叫袁湛恩的秀才，又来和陈志尧煮茶论学了。这个袁湛恩特不招人喜欢，陈忠心里是这样认为的，姓袁的家底是不错，有个茶园做靠山。但待人就不怎么样，终日绷着一张麻将脸，不说见到陈忠这样的下人了，就连见到陈延芳那样的慈善名人、上等人，他都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。唯有见着老太爷、太老夫人和太太，他才显出恭敬的样子。不过，还有一个人，袁湛恩还是挺尊敬的，就是老爷的老师陈闰甫。见到老爷的老师，袁湛恩是揖了又揖，恭敬尊重的态度盈于表上。至于陈志尧和袁湛恩在“瓜庐”里在讲些什么，陈忠不得而知。但陈忠看着老爷宽厚沉稳的微笑，在袁湛恩面前淡定得体的模样，心中不禁肃然起敬，连昨天老爷的大棍责罚和今日的砌瓦之役，他也不再计较。嘿！陈忠想，这样的老爷终有一日高中榜首，飞上枝头蟠宫折桂的。

陈忠的心思，陈志尧是不晓得的。广雅书院巍巍的高墙堵在面前，陈志尧数次举步又止于门前。门是敞开着的。广雅书院建成后，开始对外试招收第一批学生，作为广东省内最优秀卓越的生员，陈志尧首先接到录取喜函。在五羊城做慈善的陈延芳已经帮他在广雅书院打点好，只要陈志尧到步，递上录取帖，书院便会安排陈志尧的食宿。午后，陈志尧就到了五羊城，在广雅书院门前踟蹰，录取帖就在怀内，可陈志尧迟迟不愿掏出来。这番表现，和他初次到罗浮山酥醪书院读书时的情形一样。那年他才十岁，由老仆人陈大礼背着，跟着父亲去到酥醪书院，当下了马车，马上要步入书院时，陈志尧就哇哇大哭了。他的哭闹让陈漱理百思不得其解，小儿陈志尧自小聪慧，爱读诗书，自师从陈闰甫后，学业更是精进，现已能通背四书五经，为何到了书院门前，却大声号咷呢？最终，陈志尧还是在酥醪书院住了下来，但他为何当日大哭，至今无人能知。但陈志尧却是自知的，面

对巍巍罗浮山，他突然有了种高不可攀的感觉，这让自小受道家文化影响的小男孩，有了敬畏之感，十岁的小男孩不晓得如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，唯有以哭明心。

而今立在广雅书院的高墙外，除了敬畏之外，陈志尧更多的是不愿，这不愿来源于一种复杂的卑劣心理。广雅书院是两广总督张明远筹建的，建后虽然张总督没有明文规定，这是张姓考生的书院，但人的潜意识却爱作祟，特别是看守书院的院役，更是狗眼看人低。来递帖的考生不是姓张的，便很难得到优厚对待，那院役自作主张地关上正门，开了侧门让外姓考生进入。

陈志尧就是这样止步于广雅书院侧门之外的，此时他已贵为举人，得到了两广总督张明远大人的赏识，在广东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而且陈姓在广东是第一大姓，哪能如此委屈身段，从侧门入院？陈志尧踟蹰之余，另一想法便从心中生成，何不亦成立一间属于陈姓人的书院，方便天下陈姓考生到省会来赶秋闱呢？这想法忽地一现，陈志尧便觉热血沸腾，他生性醇厚，又是聪慧十分的人物，思想到此，便不犹豫，长辮一甩，回身对陈忠说：“走，搵陈延芳去。”

陈忠不明就里，但老爷的命令，哪敢不从？立马回身招呼两个挑夫，挑起担子跟随在老爷身后。

这厢陈志尧去找陈延芳，那厢陈延芳便寻了过来。陈志尧来五羊城时走的是水路，从莞城南出发，渡轮突突有声，直至黄埔港。船刚开离莞城南时，东江默默，温婉多情，一路绿水青山，隐约在蒙蒙细雨中，景色甚是迷人。陈志尧站在船头，背手抬胸，遥望滔滔江水，眼神如磐，坚定无比，陈忠远远随在后面，不敢太过靠前，怕影响了老爷的思绪，亦不敢回船舱内，怕老爷突地有什么吩咐。二十多年来，在陈家当陈志尧的贴身仆人，陈忠早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站立功夫，且不说东江浪静，水若柔带，毫不颠簸，就是出到珠江口，大海里翻着惊涛骇浪，陈忠也是不怕的，仍能在船上随波浪起伏，站得稳稳妥妥。有次海上遇浪，渡船像树叶般在浪涛中起伏，陈志尧被颠簸

得呕吐，但陈忠仍能脚如铁注，稳稳地站在他身边扶着，陈志尧忍不住问陈忠，是怎么练就这功夫的？陈忠灵机一动，就说是下人生来都是贱命，身子打小就得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，唯有这样才能有资格服侍主子。陈志尧苦笑着，擦着嘴角的脏污指着陈忠说：“你啊！一嘴油腔滑调。”

陈忠偷偷撇撇嘴，他说的当然不是心里话。老爷每日五更起床晨读，他这个当下人的亦必须每日五更起床侍候。老爷手里捧着书卷，琅琅有声念诵着：“子曰：‘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’”而陈忠就在这声声“子曰”当中昏昏欲睡。这也难怪陈忠会昏睡的，读书声虽然大，但老爷读得抑扬顿挫，听着听着，就忍不住犯困了。开始时，陈忠还暗里责怪陈义陈孝他们，晚上无事又招呼他去打天九，都说了不去的，他们仍拉扯着去，不到半夜三更不肯罢手停牌。这不，害得清清爽爽的早上，都犯着困。可是后来，即使没去打牌，但听到老爷念书，陈忠仍是犯困，陈忠心里便明了，不是打牌熬夜惹的祸根，而是老爷的诵读声使的坏。为了不被老爷发现他在犯困，陈忠唯有在犯困时，强撑着眼睛，身体随着老爷的读书声，轻微摇摆着。久而久之，陈忠就练就了站立瞪眼摇摆身体也能睡觉的“好”本领了。

以前到五羊城，陈延芳都亲自到黄埔港来接船的。陈延芳是五羊城非常出名的慈善家，他涉足的生意可大了，陈忠知道，五羊城好几间慈善行都与陈延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老爷陈志尧总是称赞陈延芳有颗普惠天下、悬壶众生的大爱之心。陈忠不晓得什么是普惠，什么是悬壶，但是光听“天下”和“众生”这四个字，就晓得这个陈延芳不简单。

陈忠随老爷曾到过陈延芳在文德路附近的住宅，西关大屋的那个豪华那个壮观，看得陈忠眼珠子都瞪出来了，差点儿收不回去。到过陈延芳的居所后，陈忠对陈延芳更是敬佩有加，这么有钱的主儿，一生能碰着一回，都是运气，更何况还有机会到其居所参观，与其席间

相对！陈忠一回到凤涌，就牛逼哄哄地跟陈义陈孝几个哥们吹牛，把陈延芳吹捧得天上有地下无。陈义实在听不下去，冷不丁来一句：“这个陈延芳咁有钱，你粘了些么钱腥返来无？”陈忠一下被噎住了，是啊！陈延芳几有钱，都不关他的事儿，下人即是下人，你不会因为认识了陈延芳，以后就不用给人端茶递水啊！陈义噎得陈忠当时挺无精打采的，但是，过了一会儿，陈忠就不放在心上了。切！陈义他们是没得这样的机会跟老爷到省城开眼界，才把话说得这样酸溜溜的。对，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妒忌。想到这儿，陈忠的心情又阳光灿烂起来了。他哼着歌儿走去后花园，仆人的偏房就在后花园的矮墙脚下，在省城跑了几个月，即使仆人房再简陋，但亦是家，是家就亲切。

穿过拱门时，瞥眼见翘儿捧着一碟桃子碎着步走了过来，陈忠忍不住大声地招呼：“翘儿！”翘儿冷不丁被人叫唤，吓得几乎把桃子丢在地上，陈忠见她惊慌的样子，心情更是大好，叫着：“翘儿，你和这些桃子一样水灵呢！”说着就往仆人房跑去了，害得个翘儿，红着苹果脸站在拱门前，半天都未回过神来。

这回，陈延芳竟然没来黄埔港接船，船徐徐靠岸时，陈忠就努力在接船的人群中寻找陈延芳的身影。这个陈延芳虽然样子不是很突出，个小人瘦，但一双眼珠儿，黑骨骨的，透着光，被他望着的人，都不由得对这双眼珠儿肃然起敬，当然，袁湛恩是例外。陈忠自信有一眼在人群中寻到陈延芳的能力，想到陈延芳，陈忠便兴奋了，每次他来接船，都是开着一台黑亮高大的洋轿车来的。这洋轿车可气派了，黑亮的铁壳儿，前后各两盏透明白亮的大灯突了出来，开起来，突呼呼地叫，比八人大轿还威风。听老爷说，全五羊城，也没几辆这样的洋轿车。总督也不过是铜锣开道，八人大轿而已。那陈延芳得是怎样的风流人物啊？陈忠虽然没得坐在轿车内，但光跟在轿车后面，感受沿途百姓们的瞩目和惊叹，那感觉就是舒爽得意。陈忠在船上时，就立定了主意，一会儿见到给陈延芳开车的那个帅气的小兄弟陈君挺，一定要问问他，为么事将车前厢的那个圆圆的方向盘转来转

去，车子就像长在身下一般听使唤了的？实在太神奇了。

可是，陈延芳没有出现，陈忠失望得眼皮全都往下垂了。陈志尧似乎已经知道陈延芳不来接船，下了船，就立刻吩咐陈忠在渡头找两个挑夫来。陈忠望望几个又厚又沉的笼箱，拔腿就往岸上跑。丢那妈，死沉死沉的几个箱子，上船时还有陈义陈孝他们帮忙抬，下船时亏得船夫们好心帮忙，要不，光陈忠那四两力气，一个笼箱都扛不起。陈忠跑上岸，一堆挑夫就蜂拥上来了，陈忠眼尖，一眼就相中了跑最前面的两个小伙子，这两小伙虽然不算高大，但步伐稳健，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的，一看就是有力气的主儿。陈忠果然没看走眼，这两小伙子，挑起笼箱，眼皮也不眨一下，一溜烟地跟在身后，老爷走得快，他们就跟得快，老爷走得慢，他们也不吱声，放缓脚步走在后面。

陈延芳的轿车，“嗖”的一声停在陈志尧他们的前面。陈忠见到开车的陈君挺，人便兴奋了，趁着陈延芳下车与老爷寒暄的时候，移步靠近洋车子的驾驶座，敲敲车窗，冷峻的帅小伙看了他一眼，摇下车窗。陈忠啧啧地赞叹几声，这个陈君挺今天竟穿了一身轻便的西洋便装，头上戴了一顶方帽儿，脚蹬皮靴子，真是又帅又酷。唉！这人都在这尘世上活着，可这尘世上的人命儿就不一个样，都是仆人阶层，但跟的主儿不同，其档次待遇就又不同。这个陈君挺，说到底不过是一开车的，按理说，在没有洋轿车出现之前，他就等同于赶马车的，都是社会上下三滥的人。可人家就偏不下三滥，有一门绝技儿，能把一个圆圆的方向盘使得滴溜溜转，这么大块头的铁壳儿都能招呼得让它往东就往东，往西就往西，这得要有多大的本事啊？用老爷的话说，这就是人才了。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下人出身的人，能被老爷级别的人物称呼为人才，那就不得了，算得上是人物，是人物的人，能不酷不冷峻吗？

陈忠谄媚般笑着问：“君挺哥仔，能问一下无？这洋汽车怎能说跑就跑呢？”陈君挺翻一下眼睛，冷冷地答：“柴油燃烧能产生动力

带动车子呗！”陈忠吸吸鼻子，黑铁壳儿的屁股后面，的确有个大大的洞儿，车子开动时，这个洞儿就喷出一股浓黑的气体，陈忠理解，这股浓黑的气体想必就是这个叫柴油的东西燃烧产生的烟吧。陈忠认为，凡能燃烧的东西，都能产生气体的，如厨房里煮饭的柴火，老爷书房里需要处理掉的废纸张等。陈忠对这种叫柴油的物体异常好感，就像他对陈君挺亦异常好感一样，虽然陈君挺和柴油或许都不太招人喜欢，但陈忠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认为，陈君挺真俊，柴油真好闻。

陈延芳紧握着陈志尧的手，抱歉地说：“志尧贤弟，延芳接你来了，望不要见怪！”陈志尧笑着说：“哪里哪里，延芳兄见外了。兄台生意繁多，忙是情理之中的事啊！”

陈延芳拍拍陈志尧的肩，打开车门，招呼陈志尧上车。陈志尧上了车，陈延芳关好车门，便转到另一面上车，陈君挺跳下车，走到车后尾，打开车后厢的盖子，招呼两挑夫把行李放里面。两挑夫何时见过这样新颖高级的物件，慢吞吞地将笼箱放进车后厢，仍不愿离开，脑袋探在车厢里面，东瞧瞧西看看的，两眼珠儿都错不过来。陈忠恨得牙痒痒的，丢那妈，这么高级的座驾，是你们这些下三滥的货色看的吗？他一边掏出铜板打发，一边挥着手让两挑夫离开。

陈延芳今日穿了一身白色的洋西服，却没戴帽子，额头刮得清亮亮的，感情是打过蜡了，油亮得折着光，恐怕能当镜子用了。他兴奋地对陈志尧说：“志尧贤弟，今日之所以唔能够来接你，皆因今日亦有贵人从旧金山归来，这个贵人可不是普通人，叫陈潮安，在海外享有盛名呢！”

陈潮安？陈志尧搜寻脑海里陈氏宗亲的名单，都没这个人存在，不由皱起眉头。陈延芳已经预料到陈志尧不认识陈潮安，于是继续说：“志尧贤弟还记得吴川若虚老先生吗？”

说起若虚老先生，陈志尧不由得坐直身躯，整理一下衣冠。这若虚老先生何许人也？他是当朝驻美利坚国公使，早年带领着第四批留学生到美利坚国留学，成绩斐然，后驻美之后，又为在美华人做了不

少好事实事，在华侨界内，颇有盛名。他还经历了五代君王，虽年事已高，但仍为当朝鞠躬尽瘁，深受当今皇上的赏识，是陈氏家族的骄傲，在广东陈氏家族里，那可是响当当的。因了同姓同宗的关系，陈志尧的父亲陈漱理早年在省会赶秋闹时，便有幸结识了陈若虚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又是凤台后代，关系更是密切。陈漱理对陈若虚的翩翩风度赞赏有加，陈志尧从小对此若虚伯父已是十分敬仰，后与父亲一起赶秋闹，恰遇陈若虚。这一老一少，竟似多年未见的老友，谈吐起来，一点也不隔阂，从论道到论政，从儒学到道学，从科举到洋务，两人都谈得兴致勃勃，很有相见恨晚之感。相聚之后，陈若虚感慨地对多年老友陈漱理说：“志尧为不可多得的当代俊杰，日后当能仕途得意，为凤台后人争光夺脸，我在有生之年能与志尧贤侄成为莫逆之交，死而无憾。”

有了这样的关系，陈志尧哪会不记得吴川若虚老先生？老先生一生致力大清国的教育事业，德高望重，所以，陈延芳提起老先生，陈志尧便正襟危坐。陈延芳说，这个陈潮安就是陈若虚老先生特地从旧金山发电报回来推荐的，他在旧金山华人界内亦是甚得威望的。这样比喻吧，如果说旧金山的华侨们是一片茂盛的树林，那么，陈潮安则是树林中最高大的树王。陈延芳又说，陈潮安现在是树高千丈，又年事已高，想落叶归根。在回国之前，曾和若虚老先生详谈过，陈潮安向若虚老先生表达意愿，希望能在有生之年，尽自己的一分绵力，为家乡人民做点贡献。若虚老先生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陈延芳，为家乡做贡献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慈善了，在广东还有谁比陈延芳的慈善事业做得更大更让善人们放心的？于是，若虚老先生连夜在旧金山给远在祖国五羊城的陈延芳发来邮报，老先生还特地在邮报里强调，陈潮安老先生，亦是凤台后人，早年被“卖猪仔”漂洋过海到了旧金山，经历了很多磨难，才得到今日之财富，他团结了在旧金山（三藩市）的华人，共同抵抗美利坚国洋人的欺凌，为旧金山的华人做了不少贡献。

第二回 老华侨叶落还思根 贤内助铸箱送夫行

上回说到的陈潮安，是早期到旧金山的华人，他给洋人修过铁路，挖过金矿，华人在海外吃的苦头，他都经历过。拼搏多年之后（其实也是在旧金山受的欺凌太久了），获得万贯家财却已年近花甲，难免就思根寻源。想起埋在清远天塘山的祖先陈凤台，想起离家前，老母亲拄着拐杖白发苍苍泪流满脸哑声唤儿的样子，想起二八娇妻沉静伫立在渡口的石台上衣袂飘飘的样子，陈潮安的心就似被油煎着般痛。似被绳绑了，牵引着，恨不得马上就回到家乡，回到亲人的身边。

当然，陈潮安在旧金山，也有了家室有了儿女。几十年过去，老母亲肯定已是白骨埋黄土，当年容姿丰润的娇妻如若还在人世，也定是满头银丝皱纹如织了。可是，人啊！最容易被念想折腾，更何况是几十年来的朝思暮想？陈潮安被蚀骨的思念折磨得形容憔悴，原本还不那么显老的容貌，似乎在一夜间就老态龙钟了。

美玲在旧金山与陈潮安患难与共了几十年，从未见过他这般失落憔悴的样子，私下仔细琢磨，便猜出因由。

一天夜里，月如银盘，挂在幽蓝的夜空中，有几丝云，如毛如絮，薄薄地挂在圆月之前。陈潮安坐在花园的凉亭里，举目望着月亮，身影被月色拉得长长的。旧金山的家是模仿岭南建筑特点建造的，院廊穿插，厢房围合，火山墙滴水剪边，屋檐高翼如鹏飞状，檐